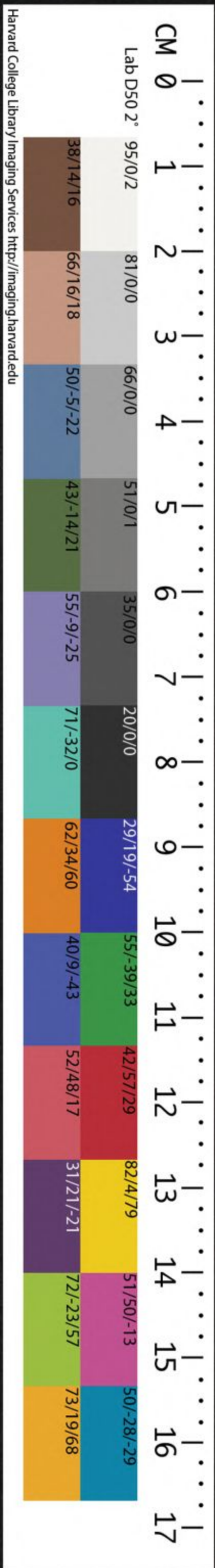


T 2512/4920

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鼎鑿葉太史彙纂官板鑑綱卷之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漢紀

孝景皇帝

諱啓之字曰開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而崩
葬陽陵按謚法布義行剛曰景○帝尊孝文之業至於
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然稽古
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綱乙酉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成於孝

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

世獻祭也天子七廟以次祧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鑑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夏赦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丘濬曰古者什一而稅漢文帝始賜民租之半後十三年又盡
除之至景帝復收民半租三十而稅一焉夫三代取民名雖不
同然取之皆以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正過於重有以傷乎民
而不仁過於輕無以奉乎上而非義皆非中正之道也帝之三
十稅一雖異乎後世之暴征多斂者然亦非先王之中制要之
不可為常也是故道以中庸為歸法以經常為極

鑑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答者率多死是歲下

什一天下中
道以中庸為
歸法以經常為
極

詔曰加咎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咎五百曰三百
咎三百曰二百

張歐長者

綱以張歐為廷尉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刑法名實也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綱丙戌二年六月丞相嘉卒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

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紕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

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塋而緣反官垣也嘉聞為奏請誅錯

客有語錯恐夜入宮自歸首也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塋垣

故冗散也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

乃為所賣嘔血而死

綱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腹下之肉肥以喻肥饒之地賞賜不可勝紀府庫金錢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

三百餘里廣唯陽今睢州屬歸德府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三十餘

里招延四方豪傑之士每朝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留戩

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名簿也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者無異

鑑丁亥二年梁王武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

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之詹

事實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

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此益驕

楊時曰景帝因宴飲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可謂不阿矣惡養天倫此叔段所以獲譴於莊公也漢景於是不能辭不仁不義之責矣

丁奉曰竇嬰諫景帝輕傳天位忤太后旨可謂鯁直矣及作相能引士類尊儒術節義足稱夫何晚節失志與灌夫交託且田蚡以外戚淫奢而乃屈其門下志慕汚辱况灌夫勇悍徒以一

朝之忿亡其身而嬰銳於為救以與俱滅此楊龜山所以說其不知量也

山

竇嬰引卮酒

竇嬰可謂不阿

竇嬰引卮酒

繼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行基之路不恭皇太子引博局基盤也提擲也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

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文帝賜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

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為資故百姓無他賦郡國吏欲來捕亡人

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

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

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

封三庶孽妾隸之子也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卻隙詐稱病不

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反益

驕溢即山鑄錢者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

之亦反削之反亟禍少不削及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

莫敢難詰也謂相詰難也獨竇嬰爭之

賈誼窺其微

林之奇曰鼂錯在文帝時嘗有裁削諸侯之議而文帝不從及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有間而入也吳王子以再從父弟之親來朝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其為太子也殺其親戚而無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賈誼窺見其微欲文帝遏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鼂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為刻薄之事乎

蘇轍曰錯言諸侯疆大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以為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漢未必反遷延數歲之後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咄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阱時向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文帝所以備吳

綱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

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

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急不去楚人將

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

酒不設穆生去

韋孟作詩說諫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

李京曰穆生當楚戊醴酒忘設之日亟謝病而去人皆謂其能察微知著善于去就余則以為生之此去其高出于見幾者萬萬乎楚戊嘗以私奸服舍而削東海則其行詎必無良也朝夕譚吐間必有倔強不受控御如異日七國之稱戈逆節微露其端倪矣生於是時諍之則惡未彰安之則禍將大於是夫陽託乎醴酒之不設陰惧乎戊惡之濫觴陽畏乎楚人鉗我於市陰休乎漢帝尸我於朝高飛遐舉實作天漢冥鴻弋人不得而慕其遠慮先燭之智彼申公輩視之蔑矣卒之胥靡之禍及于公不及于生吾于是益知生之不可及也

鑑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削東海郡今淮安前年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今真定府膠西今山東王卬以賣爵事有奸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

舉事說膠西王約齊菑川

縣名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

膠東

今萊州府即墨縣

濟南

亞夫真可任將兵

府名屬山東道楚趙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

細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賴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䟽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表益夜見寶嬰

鑑錯素與吳相表益不善益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表益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益今吳

衣蓋計除鼂錯

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益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謂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刑人之所也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謁者僕射鄧公名先上書言軍事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切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

鄧公明鼂錯之忠

鼂錯未嘗知治體

楊時曰鼂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錯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故當七國蜂起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無足怪者但錯之死益實趨之蓋鼂錯表益勢不兩立故七國之反益聞鼂錯之

欲治已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夫二人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益仁心為質誤矣

陳謙曰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蓋萌於太子博局之時而停蓄含忍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嘗不欲逞也景帝之立濞之側目京師信然而噬者屢矣而鼂錯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逞之謀卒死讒鋒為言事者戒錯誠可悲矣夫吳王招納亡叛反形已具固不可不為之慮他若楚趙常山膠西之徒初曷嘗有反謀哉使錯之議至於削吳則其所反獨一吳耳今也削地之令未加之謀反之吳先加之未反之國使吳王得以藉口誘諸侯為左右手幾於危劉氏之社稷然則楊子雲以錯為愚誠可謂愚矣

楊子雲以鼂錯為愚

鼂錯為宗社大計

尹起莘曰濞為逆已久特因鼂而發爾然使錯徐為之計又不併削諸國則濞亦無以為興兵之端故錯之為謀雖曰失於輕舉要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已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

鑑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匹妙反輕快捷也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

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

涉渡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澗二山名在陝縣之間且

趙涉渡說亞夫

兵事尚秘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縣名屬西安府出武關抵洛陽直入

將軍從天而下

武庫在未央宮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

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殺澗間果得吳伏

亞夫堅壁不出

兵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在淮安府北絕吳楚兵

後塞其饗古餉字道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音鰕亞夫

亞夫堅臥不起

使備西北已而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饒死叛散乃引去

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渡淮水名在淮安府保東越

東越殺之楚王自殺齊王飲藥死膠西王自殺膠東濟南菑川王

皆伏誅

綱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

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

此亦一奇

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

王奈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

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

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

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

趙涉以為不可

陳傳良曰昔吳楚之西向也條侯以三十六將之兵填然而東

趙涉以為不可莫若寐鼓仆旗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

然後聲而馳之則諸侯愕眙失色以為從天而下嗟夫孰知吳

有田祿伯桓將軍者慮亦及此田生之謀蓋欲以奇兵循江淮

而上先入武關而桓氏亦欲先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以徐

俟漢軍之至則夫趙涉之所以說亞夫以出吳楚所不料者正

桓氏田生所欲疾馳以先漢兵之所不及者也使二子之計行

條侯之功出於鄧公

試之鋒適會亞夫於其所貪之境以漢不虞之懈當吳未試之

全茲固鄧都尉之所憂也吾觀條侯之功蓋出於鄧公之謀委

梁以敵吳而深營固壘以坐待其羸乏故得以全制之不然亞

夫其危矣然則涉之說獨行於漢而二臣之言不售於吳者天

之相漢也嗚呼為將者其無愚敵而幸於天之所相哉

綱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意也召立其太子壽濟北王亦欲自殺
齊人公孫攬厥縛反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

北勝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

有奇怪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吳王連兵西與天子

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

濟北之力也臣竊料之能歷過也西山敬與徑經過也長樂官名在西

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

恩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推之孝主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

川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初七國反吳使者

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為貞信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

江今廬州府屬直隸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今六安州屬廬州府

綱戊子四年夏四月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五年秋九月

廢皇后薄氏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夏四月立夫人

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

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

婦生女後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宫生子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

匹消反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

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嚙通

言銜恨也栗姬陰使人趣大行之官名今行人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

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

免栗姬恚恨而死

綱以到都為中尉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

野彘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

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

竇嬰力爭不能得

到都直諫

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搏擊鳥也以都能搏擊故號之

後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墻垣為官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郅都禁吏不予實嬰使人間與之王既為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殺之

○癸巳中二年秋九月梁王武使人殺袁盎初梁孝主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主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管因置酒謂帝曰官軍晏駕用梁王為繼帝詭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也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

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誘也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

以太后故不忍致死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官軍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君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徵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

田叔空手來
獄辭
田叔空手來
見

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

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

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

帝亦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胡宏曰：田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與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

尹起莘曰：表盎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不足道矣。雖然，鄭伯克段、春秋說之，然則養成其惡驕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歟。

王革曰：以藩臣而殺天子之奉常，大罪也。以使者而鞠天王之介弟，重事也。此正當求情責實，而為國家深長之慮，不宜苟且糊塗。以僥一時之倖，故盎之殺誠出于勝詭，而王不與知，則比貫高、張敖之事為益輕。自然罪不在王，詞不必燒也。誠出于王之使之則視薄，昭殺漢使之罪尚有可議，詞亦不必燒也。夫其燒之也，特以太后之故而憂漢法之不行耳。藩王有罪，焚其獄詞而不問，則凡藩王之驕恣不軌者皆藉此為口實。漢法且行乎哉。叔之見左矣。叔於按梁之時，求情責實，獄詞既具，則奉詞

聖人之垂戒遠

亞夫固爭不侍

亞夫尤得大臣體
亞夫確有大臣之風

以請于帝曰：太后在上而梁王犯辟誅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七國連兵，梁圍困急，使梁王左足一搖，則山東非漢有也。是其安社稷之功昭然於天下，請擇一小國，變置梁王侯。其子孫克蓋前愆，則復其故封。如此則太后無不食之憂，帝無殺弟之名，而漢家之法亦無弛而不舉之患。何憂漢法之不行而必以燒獄詞為哉。雖然，武之罪帝為之，夫秩等威定，儲貳治道大計也。而帝皆忽之，故吾於是而知齊年鄭語春秋必繫之弟聖人之垂戒遠矣。

綱甲午中三年秋九月，丞相亞夫免，初上廢太子。周亞夫固爭之

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

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

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

主而降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

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方孝孺曰：漢初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夫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以亂先帝之法，納叛臣以啓為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所宜爭也。亞夫爭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

帝罪之者私恨也司馬遷反詆為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八
臣如亞夫可謂之不遜乎

綱九月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

無爰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服也者輒謝魚列反之上既減笞法笞

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

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醫畢一罪

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明年

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

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景帝可謂愛民

郭大有曰史書景帝三年恤刑之政者三可謂愛民有哀矜惻隱之心矣然鼂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周亞夫以守正不阿死仁不施於夫婦父子君臣之間而乃拳拳置意於罪囚施恩顛倒豈非盛德累乎

綱丁酉中六年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

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

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

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廣又射殺白馬將與十餘騎還解鞍令士皆

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綱戊戌後元年八月衛綰為丞相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

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

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

鑑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初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

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

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李廣解鞍縱馬

問衛綰直不疑俱稱長者何如

不疑償金

直不疑長者

直不疑高行

不疑求名之至

蘇軾曰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譎君子說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知也余慮夫世人不察史公之意故具論之如此

君子無貴博
厚譽

李京曰君子甚無貴乎好為苟難以博厚譽也吾觀直不疑之買金償亡彼豈忍於舍利哉又豈忍以盜金自處而冒不韙哉不有所舍則不能有所就不棄于此則不獲于彼喪其利以取榮聲使其身先受污辱之行而竟獲長者之名其效博矣然安知買金而償之也彼誤持者不還歸以償之乎又安知誤持于人而已償之也彼受吾償者不自慙以償之乎意其必還而償之是賊誤持者之心也意其且慙而償之是賊同舍郎之心也烏觀其長者哉已名長者而人受大慙君子安得而是之太史公曰塞侯微巧有以也夫

綱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初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噐

此非不足君

又^音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官名}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

足^也君所乎^{言非不足}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自

送之曰此鞅鞅^{言其強悍怨望}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

尚^{少府屬官}方^{掌工作}甲楯可塗者為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

食五日嘔血死

胡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

知道者與天地相似

亞夫無負文帝之託

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陳傳良曰文帝之屬亞夫於景帝也察之於細柳之日也七國之變堅壁伺便以折吳楚之鋒不以天子之命救母弟於垂亡之急以闕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帝之託者景帝固以鞅鞅非少主臣卒置之死至於庸懦無所為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主夫所謂朴厚洪毅以當社稷之寄者豈其若是靡耶故自殺亞夫而漢之大臣始衰

漢收無如周亞夫

王世貞曰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而太后之愛子也其左右言於口必能為百端以讒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讒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母亦以條侯畏七國重後梁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破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旄出入警蹕竇大將軍監榮陽兵封樂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勲籍寧能一二埒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外之望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然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是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帝真少恩哉籍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坐扞詔大不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綱已亥中二年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詔曰雕文刻縷傷農

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饒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夫饒寒並至，而能亡，非為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室。粟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咸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食苗根也萬民，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漢禁采黃金珠玉

綱：庚子後二年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饒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取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鑑：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徹即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葬陽陵。

文景安養天下

先行義而後黜辱

文帝寬厚長者

班固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書曰：漢興，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而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利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漕運山東粟，以給東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象廄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黜辱焉。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宗室以上公卿大夫以下，爭事奢侈，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胡寅曰：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為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民，無事則謙抑，而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諱用佞，絀申屠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

一事克遵前

道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遠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克遵前業耳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世宗孝武皇帝

諱徹之字曰通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而崩葬茂陵按謚法威強睿德曰武○征伐四夷海內虛耗末年不免輪臺之悔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使其不改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武帝三策仲舒

細辛丑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

仲舒天人三策

以古今治道廣川縣名故址在景州西南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

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

天心仁愛人君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

勉強行道則德日起

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道者所由適治之路

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

仁義禮樂皆其具

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

聖王禮樂教化之功

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

宣王明文武房業

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

堯舜行德則民仁壽

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

王者求端于天

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天

堯舜行德則民仁壽禁紂行暴則民鄙天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

陰陽

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

任刑

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

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

遠近莫敢不壹於正

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

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萬方四方正遠

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王者以教化
為大務

教化行而習
俗美

羨魚不如結

網願治不如更

化更化則可善

治善治則福祿

日來

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
陛下貴為天子富者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
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
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
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
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竊譬
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
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
為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
日來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
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

高明光大

養士莫大乎
太學

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
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
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
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
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
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
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
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
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
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
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

大學賢者所
闕
大學教化之
原
守令民之師
帥

君者群物之
祖
聖人法天立
道
仁者君之所
以愛

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
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
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
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
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
輔佐。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
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
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
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
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
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
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

人君不可不
知春秋
王者上謹於
承天
性非教化不
成
修此三者而
大本舉
天地之性人
為貴

樂循理謂之
君子
聖人以微致
顯

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
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
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
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
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
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
群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
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
莫不以微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
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

積善猶長日
加益
唐虞所以得
公名
道者萬世亡
於天
道之大原出
三聖相授守
一道
繼治世者其
道同

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
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
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
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揅敝之政也繇
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
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
角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傳讀曰附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
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農民不動於末工商與天
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
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

公儀休相魯

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訂義

公儀休相魯其家始葵而美温而拔去其葵見其家織帛而好怒而

春秋大一統

去其婦春秋大一統者訂義

王者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今萬物無不一一皆承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

一統天地之常經

統紀一而法度可明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
子喜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

仲舒以禮匡

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
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今直隸揚州府相事易王帝兄

如

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

伐國不問仁人

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

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
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

仁人正誼明道

仲舒正身率

下仲舒講學著書

才仲舒王佐之

耦伊呂聖人之

學者有所統

一仲舒為群儒

首仲舒所言皆

急務古人正始之

道董子度粵諸

子董子有儒者

武帝傑然有

立一代大儒

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鏡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訾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慾宮室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不為秦者幸爾一人終始相去甚遠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者而始終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下蓋不易得也

林斯光曰君之於臣苟以心相孚則言可也不言亦可也不孚其心而議論以相與則言不足也千萬言亦不足也武帝志剛氣銳方其初年雖征伐禱祠未興而東馳西騫之心已動仲舒之儒雅與申公之老成未嘗不同一心也而視帝之所尚何等瑟之不遇歟故後日之安車申公以一言去今日之大庭仲舒以三策去一言者為畧而三策者為緩畧與緩武帝之見云爾其何傷於申公仲舒

二子皆漢儒巨擘

李京曰董仲舒三策言皆明正無諛辭而正誼明道之言真卓越漢儒之表賈誼以洛陽年少通達國體而衆建諸侯之說切當時之隱禍二子皆漢儒之巨擘也仲舒曰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其即誼欲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之意俱以謫棄惜哉二公皆抱用世之具而未究其用豈口耳之儒哉

趙縮薦申公

前趙縮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縮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

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為膠西王相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義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班固曰劉向稱仲舒為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于歆以為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一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拆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亦以歆之言為然獨何與

陳瓘曰仲舒所言皆當時急務也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程頤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粵諸子也歟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尹起莘曰武帝繼文景之後傑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又得一代大儒為之舉首於是罷

進趙縮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縮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

為治不在多言
為治願力行
何如

申公不逮穆生

申公闡揚三百篇之教
漢時猶有古意

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上設東帛。下加以璧。安車。用蒲裹車輪也。駟馬以迎。

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

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

則以為大中大夫。會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胡寅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狩改歷服色。豈力行之急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去。其不逮穆生。又可見矣。

丁奉曰。論申公者。但當取其經學。不必責其力行。蓋漢興言詩者。惟公為首。而公之弟子若趙綰。王臧。固不足算。其最著者及門。則孔安國等。私淑。則韋賢等。而三百篇之教。闡揚於秦火以後者。公之功也。

丘濬曰。聘賢而迎之。漢時猶有古意。後世蓋罕矣。

綱壬寅二年。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

萬石君恭謹無比

萬石君躬行

廷見如不能言

武帝與葉公何異

躬行與言辭分途

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尹起莘曰。武帝名為好儒。所用特綰。臧輩。爾仲舒。醇儒。廼棄之。侯國。殆與葉公好龍何異。然綰。臧。見用。終半載。獲罪而死。未幾。嬰。蚡。俱免。蓋其惑於家庭。黃老之說。曾中初。無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在哉。

盧璘曰。躬行之與言辭。其分途久矣。願謂之躬行者。必其能有所履。蹈羽翼千古也。必其能有所建。豎表正一世也。而或者僅僅修飾。取鄉里之譽。飾朴茂之容。以自表見。豈得為躬行。萬石君之在漢。非鄒魯鉅族。禮義素涵。渥者也。亦非漢廷世卿。峩然為世顯。仰者也。特以席寵椒房。子姓起家。二千石者。五耳。倘萬石君而含恩。思報稱乎。當是時。帝以神仙土木。虛耗天下。以重

欽苛刑賸削天下皆所當表正者也胡為乎袖手傍觀哉帝又封云云禪亭亭修明堂制禮儀大率誇多無實皆所當羽翼者也胡為乎不破折眾口表章千聖為帝潤色太平哉此之不為而顧工御愿之行飾局曲之節欲以冠一時光千古難矣

綱三月以衛青為大中大夫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寢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平陽夷侯曹壽尚之悅謳者衛子夫婦人名主因奉送入宮

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青之父鄭季為縣吏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官名在西安府西北監侍

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而生青故冒其姓

中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

綱癸卯三年中山王勝來朝議者多寃鼂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

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

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

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綱七月初閩越今福州府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

中山王聞樂對

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眾來處於江淮之間

鑑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

書言得失自眩鬻者猶云自媒賣也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

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

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

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

根不能持正如樹根也持論好詆譏戲諧和韻也上以俳優俳戲也童之雖

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漢待文學以不次之位

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

相如以辭賦得幸

直諫有所補益

東方朔游方之外

忠謹如矢斯直

人主好尚不可不慎

夏侯湛曰東方朔事武帝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杰籠罩靡前蹈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氣高一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李京曰東方朔固滑稽之雄哉然未嘗有一語尊人主于非至其却董偃諫起上林苑對化民有道諸事忠言讜論如矢斯直一時文墨議論之士孰有能彷彿其萬一者乎

劉朝箴曰夫人主之好尚不可不慎也上好行則下以行應上好文則下以文應甚至有飾浮薄之技摘誇誕之章以幸其上之一中而天下靡然趨之如鶩矣今武帝而誠好文則秦燔之後表章以來六經固無恙也帝何不朝習而夕摩之耶雅醇如董子豈不彬彬明道正誼之儒天人三對可鏡已曷亦尊而禮之以修明經學可乎奈何所招選者非辭賦之相如則詆諧之朔臯而已甚非所以章軌而樹旌也

網是歲上始為微行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驚采稼之地民皆號呼

罵詈又嘗夜至柏谷塢各在河南府永寧縣逆旅主人疑為盜聚少年欲攻

之主人嫗異上狀貌飲翁以酒而縛之上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

除治也上林苑在渭南屬也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

南山陸海之地

東方朔諫除苑

除苑三不可

陸海之地也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

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荆

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

騎馳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障也之輿其不

可三也上悅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

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

材之獸駭不存慮矣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

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去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

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

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

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邊也堂坐近堂邊則恐其墜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上善之

司馬相如諫獵

明者遠見於未萌

言小可以喻大

武帝失人君之軀
漢始置五經博士

武帝有功儒教

尹起莘曰武帝踐祚未久輕舉妄動已見於此夫人君繼體承桃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鳥可肆其輕佻身為匹夫之舉向使柏谷主人之計得行其危豈不甚哉輕宗廟褻神器棄萬東之尊失人君之體具見於此况又因之起死園之役乎

鑑乙巳五年春始置五經博士

丘濬曰秦焚詩書五經為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其家至是宮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嚮風公相授受以為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鑑丙午六年六月丞相許昌免以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于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藏兵器是後乃稍退

陳季雅曰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則亂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國家之

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

興亡治亂皆本諸此出蚡專權恣肆使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奈何歸之一已自此以後薦引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衛青幸則薦主父偃嚴助幸則薦朱買臣楊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下移一移之後所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下政歸閹儒而宰相之權愈輕未必不自武帝始也

綱秋八月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韓安國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自三代之盛胡粵不受正朔非疆不能服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饒寒不終其天年者為之悽愴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甲卒暴露中原邊境之民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臣聞

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粵人徼幸以逆執事斯
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九州為
家生民皆為臣妾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
乎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使使奉其頭致
王恢恢馳奏詔罷兵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
為臣與兵討閩粵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是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
鑑東海太守汲黯為王爵都尉時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
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
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
理民務清靜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

汲黯以嚴見憚

汲黯治東海

汲黯矯制開倉

甚矣汲黯之戇

汲黯何如人

汲黯杜稷臣

賢主則能窒

欲

人君莫大乎

修身莫先寡

唐虞之治不

越此

好名為治之

累武帝長駕遠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
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
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王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
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莊助曰使黯任職
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
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

胡寅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為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霸假之之徒也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則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錢文子曰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狹小漢家制度而有長駕遠馭之志申公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折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嗜仁義之美卒之躬行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

武帝有志慕

古

治效不逮高

文

樂賢好德之

至

問漢武帝待

汲黯唐太宗

待虞世南何

好

東坡至論

漢詔郡國舉

孝廉各一人

武帝疏于求

士

程李有名當

漢武帝十二卷

十二

高帝憚叔孫之制令取其易行文帝恐釋之大言則曰卑之無甚高論蓋亦以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不若顧其力之所為而行之爾天下之患莫大於力不足而疆為之武帝有志慕古而治效遠不逮於高文思故以好名為人主累也

丁奉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而沒思其言可謂樂賢好德之至矣漢武帝雄才大畧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歎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此東坡之至論也

鑑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

鄒德溥曰漢武帝何其銳于求治而疏于求士也傳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則孝廉之舉亦宜然者奈何其以為疏也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崇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治非一士之能帝乃令郡國各舉一人何為也哉吾不敢必天下之無孝廉亦不敢必一人之足以悉郡國之孝廉又不敢必郡國之舉足稱其人之孝廉顧孝廉之才難得也一人之舉易窮也以難得之才取必於易窮之舉亦難以濟矣甚哉帝之疏也

綱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

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銅為器三足

有柄受一斗晝炊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狀亦遠斥候檢行險阻未

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

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無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顧克曰李廣程不識同時將兵屯邊士卒多樂廣而苦不識郭子儀李光弼同時為將軍士多憚光弼之嚴而樂子儀之寬乃廣之名著於不識子儀之名過於光弼者何豈為將貴寬耶蓋嚴者軍法之正寬獨廣與子儀能之非其人鮮不敗矣故為將者當以不識光弼為法若廣與子儀之才其可以易及哉

鑑戊申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

祠竈則致物一云藥物一云鬼物一云祥瑞之物而丹砂藥石生辰州煉之一返可成白銀二返成黃金可

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善則不死於是天

問李廣程不識將兵何如

無事以嚴終

為將以不識光弼為法

玉堂書局

十三

春秋比事之書
韓愈深得春秋之旨

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

秦時賣藥海邊時人稱千歲公之屬而

尹起莘曰春秋比事之書韓愈稱其謹嚴先儒謂愈深得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祀竈之事始之一字特筆於此此則謹嚴之意見於書法之間者也文帝祠雍雖有作備之失原其本心實出於事神敬天之意而武帝特為已私而設爾

鑑夏六月馬邑

縣名屬朔州

豪

帥也

聶壹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

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

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及位而無忿怒之心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或作公故遣劉

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切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

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

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

上從恢議使韓安國李廣王恢李恩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

聖人以天下為度

高帝不報平城之怨
高帝休天下之心

王恢馬邑之詐
問王恢韓安國馬邑之謀得失何如

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

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

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

騎入武州塞在朔州得雁門尉史欲殺之尉史告單于以漢兵所居

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恢廷尉

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

以中其意

司馬遷曰帝承文景之蓄憤胡粵之害即位數年用嚴助朱買臣等招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親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共其勞于戈日滋行者齊居者送中外騷然百姓剝散財力衰耗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胡寅曰武帝雄畧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三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善覆者靡不勝
覆者用兵奇道

尹起莘曰匈奴自武帝帝繼統以來未聞有犯邊之罪况前年求和方從所請今乃無故設誘果何義耶後世論者每以平城之圍嫚書之辱大武帝復讐之義殊不知高祖失之於輕敵呂后有瑕之可指而夷狄譬諸禽獸初不足與較是非在武帝本自無讐可復特不過因其盜邊而治之是亦足矣何必生事邀功自為詐誘之謀乎自是而後兵連禍結是果誰之過歟

綱庚戌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

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執賓客益衰獨穎陰灌

竇嬰厚遇灌夫

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諸有執在已之右者

必陵之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穎川得棄市罪嬰上書

竇嬰論救灌夫

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太后之朝也廷辨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

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

在也而人皆籍較輾也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食之乎上不得已遂

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

司馬遷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越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

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滿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傷哉禍所從來矣

綱辛亥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

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

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

百餘篇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

獻雅樂對三雍宮雍和也三宮辟雍明堂靈臺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

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正月王薨中尉以聞謚王

曰獻

被服造次如儒者

大雅卓爾不群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晏安為鳩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綱初王恢討東越使番陽縣名屬饒州府令唐蒙風同曉南越南越食蒙

以枸音矩一作拘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音臧歌今播州江牂牁

江廣數里出番禺縣名屬廣州府城下蒙歸上書曰南越王名為外臣實

一州王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夷國名姓竹氏故址在播州北

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

為置吏上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從笮關在雅州營經縣東北入見夜郎

侯多同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等貪漢繒帛聽約蒙還

報上以為捷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也死有逃亡者用軍

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

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曰叩笮音窮作叩今四川越嶲行都冉駝今

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上大悅

制越一奇

蜀相如諭告巴

綱秋七月皇后陳氏廢后以祠祭厭勝媚道后寵衰忌衛子夫得幸乃媚道巫祠祭祈

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闔雞也鞞蹴鞠也角闔也狗馬上

大歡樂之因為王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也指也戟

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

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

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

主之大賊音或虫也淫氣所生毒害傷人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

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

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

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東方 數董 偃

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鑑以張湯為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文法深刻拘守職之吏拘刻於因循守職作見知法見知人犯法不舉告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各縣依次第接

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

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罰未足以勸善而禁非不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

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遜七

八者治之本反言有次第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

堯舜不貴爵賞
堯舜躬正以遇民信

禮義者民之所服

人主和德於上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

天地無私親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公孫弘對策第一

鞅固斥公孫弘

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禁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頻寐反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

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不生草木曰童澤不涸

也若湯之旱則祭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

事之紀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

孫弘反目斜目也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鞅固斥公孫弘

鞅固斥公孫弘

鞅固斥公孫弘

鞅固斥公孫弘

鞅固斥公孫弘

鞅固斥公孫弘

聞重仲舒對策為江都相公孫弘對策為博士何如

汲黯廷詰公孫弘

公孫弘以順為正公孫弘出乎兩者之間

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諍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辯嘗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益厚遇之

呂祖謙曰武帝深知黯之忠雅以為社稷臣故弘推使當其鋒此其術也然弘本以順為正何必求伸已之論哉蓋專為容悅則人主親之而不敬專為強直則人主敬之而不親弘出乎兩者之間此所以日益親貴也

鑑 壬子六年冬初算商車

陳季雅曰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每告匱文帝躬行淵默無所更為而紅腐貫朽波及於後世夫何其工者

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收其效耶楚漢之際天下財力耗矣至於文帝加之以恭儉今讀其紀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字無聞焉武帝不能清靜無為以待其自遂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惑乎其財之不足也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蓋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息田野日辟畜牧日蕃而貨財流通賦租之入上不勝用矣

鑑 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

賀出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在上郡北得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為胡所敗唯青賜

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狀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

士卒有恩衆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

知人

鑑 癸丑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

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

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

衛青遇士夫以禮

進賢受上賞

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

四科終漢世不變

漢不專倚科目

呂祖謙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而已孝廉賢良始於文帝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於一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以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有不逃冑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群之材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公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飛將軍

鑑李廣召拜為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綱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臨菑縣名屬青州府人主父音甫復姓偃嚴安

無終今山西蔚州人徐樂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

生相與排擯必及反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

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司馬法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必危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

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

今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

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又今徇南夷朝

夜郎降羗姓之別裔羗棘侯國今馬湖府畧行而取葳州地名

鮮今朝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

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王不恤下怨而上不知

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

三者陳涉之所資

二體安危之
明要

賢主獨觀萬
化之原

公等何相見
之晚

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
寸之地。而身為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
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
之明要。賢主之所且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不登。民多窮困。重
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且有不安矣。不安則易動。易
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
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
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偃尤親幸。一
歲中。凡四遷為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大橫矣。
偃曰。吾生不五鼎食。牛羊豕死即五鼎烹耳。
王圖曰。自古草茅之士。感激于時事之不平。起而伏闕論奏者。代不乏人。而主父偃嚴安徐樂。其尤著也。當是時。朝奏疏。夕拜官。天子驩然。以喜訝其相見之晚。則宜受其言。而見之施行可也。吾觀三人所言。大都好大喜功。開邊厚歛之事。而帝畧不少。

汲長孺洞見
底裏

主父偃請分
王諸侯子弟

人人喜得所
願

問賈誼鼂錯

主父偃制諸
侯之謀得矣
何如

主父偃因賈
誼之計

鑑甲寅二年。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
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
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
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
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
私恩。分子弟邑。今各條上。朕且臨定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
畢侯矣。

峻豈非以受諫者人主榮名悅賢者人主盛節故不容爵祿以
旌寵之塗士人之耳目乎有賞諫之名而無其實有悅賢之跡
而非其心曾何補於主德治道汲長孺多慾一言蓋洞見帝之
底裏矣

沈淮曰。陵遲之漸。不可不預為之謀。漢封諸侯。其大者跨州兼
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蓋陵遲之漸。已見矣。賈生發
憤。太息指事。畫策文帝。未遑及。主父偃因誼之計。而武帝深然
其說。下推恩之令。于是藩國始分。然過於所懲。剝削太甚。仁義

徒豪傑於茂陵

恩厚不復施矣太史公曰罔亦少密焉蓋嘆侯王之難也嗟夫過筭者制國味夫弱下過矯者尋斧始於所庇得失成敗具在訓典惟夫因時制法相稅達權則化樞可得而拯矣

綱 徒郡國豪傑於茂陵

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

兼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

除上從之軹人郭解

字翁伯

關東大俠也

以權力挾輔人也

亦在徙中衛青

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

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

睚五解反眦仕解反言舉目相忤者亦報之

殺人甚眾上聞

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

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

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

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班固曰周室既微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

四豪稱首

三遊德之賊

聖王經國序

民

風俗定而大

化行

聖王推人以

誠

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扼腕而遊談者至漢興禁網疎濶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希從車十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安武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城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訂義衛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衛刑罰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見孟贖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飾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偽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滯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樂教之以忠信申之以孝弟則死黨之心未必不變為公家之憤也私交之急未必不變為奉公之義也然諾之誠未必不變為許國自誓之忠也奈之何防其為變而徙之哉漢治襍伯所從來矣

綱主父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菑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請治之於是拜偃為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世以經學為業

綱上欲以孔臧

孔子十世孫

為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

漢以孔臧為太常

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求垂來嗣上乃以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綱乙卯三年

今遼東

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

越嵩犍為也

東置

蒼海

今遼東都司

北築朔方

今陝西寧夏衛

之郡弘數諫願罷之天子使朱買

一十策弘不得公孫弘布被

臣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二事得大臣之體

劉安世曰公孫弘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族郭解是也武帝好征伐天下皆欲諫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故弘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於知卒族解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黃洪憲曰世儒謂齊人多詐而公孫弘為布被夫布被何以詐稱哉蓋人之情慾嗜好不同固有紛紛奢而厭淡泊者亦有樂儉約而恥紛華者安可謂弘位三公祿萬鐘不必布被而後謂非詐哉假令其緣飾于此必敗露于彼烏能久也吏稱弘飯脫粟食一肉其躬行節儉蓋其天性然矣誠與吊虛譽者殊科世儒奈何責之苛乎然則長孺之說非歟夫長孺固據其背約順古而驟之也

汲黯質責張湯

是歲秋以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職也反正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

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刻也文法深少苛政令繁黯伉健厲嚴守高不能屈忿發罵

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重累其足跡不敢亂行畏謹之甚也

綱丁巳五年冬十一月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鄉名在河間侯

開東閣以延賢人對禁民挾弓弩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嘗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

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聖王合射以明教

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且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臣恐邪

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上以難弘弘詘服焉

武帝一舉兩失

陳埴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求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弘制武帝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夫弘起一經末習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鑑弘性意思外寬內深忌害人也中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

公孫弘薦仲舒為膠西相

詐也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

以汲黯為右內史

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今陝西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

右內史上從之

董子學貫天

袁黃曰公孫弘當為相時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盛矣彼其意蓋欲揔覽賢豪羅致英俊收之幕下為己私人以便指授者也豈真為國家潤色鴻業者哉董子篤行明經學貫天人獨以睚眦之微徙之膠西以相驕主汲長孺質直敢言號社稷臣弘願巧于擠排假手右內史貴人以報面觸之憤舍二子而他有所延果何賢也苟非曲學阿世之流則亦諂諛脂韋之輩耳弘之處心積慮如此亡論負二子且負相位多矣假下士之名博休容之譽弘真詐人哉

鑑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擊之

得右賢裨也王千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還至

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侯皆屬

焉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

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

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呂祖謙曰仗節死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所以養之何如耳高祖之時丁公不忠於項羽則戮之以徇眾韓信自稱其壯士則貸之以激世田橫不肯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魯不下漢則嘆其守禮義之國而不忍屠之以兵所以培養氣節

汲黯不拜衛

大將軍有揖

客

遇黯加於平

田甲有烈士

之風

議論常依名

節

東漢以節義

為尚

問東漢尚節

義不若西漢

何如

不冠不見汲

黯

不為一時氣酸之所屈不疑之不肯解劔貢禹之不肯脫冠不受亭徒唾背如田延年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不拜大將軍如汲長孺不屈節於單于如蘇子卿其凜凜英風使人激懦而增氣以至田甲賈人也責張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樓兼俠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者皆竦則其他可知也惟漢世之君陰有以養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銳故其人亦不以所長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訐剛而不暴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歸之東京者蓋東京以節義為尚故也要之東漢尚節義不若西漢蓋其實有而名亡也

鑑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

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

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呂祖謙曰漢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見其胸中涇渭亦明矣然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疎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中厚世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然小人事君未言而唯唯未言而諾諾固足以深結人主之驩然權利相激情見詐明其不為人君所窺者鮮矣君子正言格論初若落落而難合至於臨大節蒙大難終始不渝然後人主始知其可親

武帝無尊賢

之效

武帝能尊汲

淮陽之遣自不冠不見始

也武帝腹心帷幄之臣未可一二論社稷臣獨許汲黯而不許弘青輩豈非厭諂諛之容悅而悟純朴之士終可信歟使其天假之年吾知周公之圖不以賜霍光而賜汲黯矣

馬理曰汲黯淮陽之遣自不冠不見始蓋天下有厚之而薄者薄之而厚者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待子弟不若鄉人哉鄉人與我疎者也禮至而情不至也子弟與我親者也情至而禮不至者也故鄉人之敬不終日而子弟之愛終其身黯于武帝徒得其鄉人之敬而不得其子弟之愛者也然則帝果敬黯哉陰懷猜忌而陽浮與之修飾邊幅之小蕪非握手拊背之真情也設立防吟之曲謹非慷慨歌呼之雅意也不然丞相黯為之矣何弘也御史大夫黯為之矣何湯也即大將軍亦黯為之矣何青也不此之為而願不冠之不見淮陽之命宜其下矣吾故曰淮陽之遣自不冠不見始

鑑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

勸學與禮為天下先

其令禮官勸學與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

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

士弟子詣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治借之官王故

習禮儀者為之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

彬彬多文學之士

彬多文學之士矣

綱秋削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不朝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

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伍被願

奮擊匈奴安斥免之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詔削

二縣安恥之為謀反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不相能也恐為

所并亦為反具當入朝過淮南為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上書

謝病上賜書不朝

綱戊午六年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

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

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

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

腑猶言腹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

問文帝賜吳王不朝武帝賜衡山王不朝得失何如

周霸勸大將軍明威

衛青不誅蘇建

問穰苴斬莊
賈衛青囚蘇
建得失何如
衛青守經以
尊主

爵者國之公
器

敢自擅誅於竟外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詣行
在所召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校尉與
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為冠
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縣名故城在
南陽府東侯

郭大有曰蘇建失律當以軍法從事衛青不即誅之而囚詣行
在所蓋以刑辟不專於已乾剛獨斷於君不惟守臣分亦且尊
朝廷方諸田穰苴之斬莊賈不同也苴則假權變以立功青則
守經常以尊主因時裁制各適其宜豈可以一槩而論之哉

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千
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
司農經常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

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凡十級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音冒廢矣

尹起莘曰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
可贖也而贖之用兵煩費之患不言可見矣

鑑綱十二卷終

鼎鑊葉太史彙纂官板鑑綱卷之十三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已未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
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
五時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劉庭蘭曰古者天子大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而講
武也得其物不足喜失其物不足恠在書文王不敢盤于游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左師摩厲而鳴祈招之音楚靈王為之大息
率以不終狩帝又何誇于元而名之也哉蒐狩之術不講物則
不辨而妄言休徵以誑天下萬世甚哉帝之妄也且岐山之鳳
郊陬之麟洛水之龜生有異質而亦有定名不聞其以若稱也
物若矣乃休災亦判一角之謂何不然均麟也豈其麟于周而
公子振振麟于漢竟以來巫蠱之禍耶

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
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爾發去物上之蒙振落
樹上之葉言易也會伍

元狩得一角
獸

汲黯寢淮南
之謀
發蒙振落

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上下公卿治十一月安自殺衡山王亦自刎死

司馬遷曰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五月張騫自月氏支音歸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大夏印

竹杖出雅州榮經縣印崆山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天子忻然以騫

言為然乃復事西南夷

綱庚申二年春三月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縣名屬陝西鞏

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音騰脂山名在陝西行都司東南山千餘里斬首虜

獲其衆收休屠王之屬祭天金人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

北地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縣名故城在甘州衛東北過小月氏至祁連

山在陝西行都司西南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為祁連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

霍去病軍有天幸

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流落不偶

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訂義馬支山出騰脂匈奴失此山歌曰失我馬支山使我

婦女無顏色祁連山草木茂美冬溫夏涼宜牧放匈奴失此山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綱秋匈奴渾下昆反邪時遮反王匈奴屬降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

從民貫音世反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縣名屬西安府令汲黯

汲黯諫斬長安令

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何

至罷散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

當死五百餘人黯請問曰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

以微文法也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枝者臣竊

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

矣乃分徙降者邊近也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因其故俗為五屬國存其國號

吾久不聞汲黯之言

而屬漢也

問武帝迎渾邪王光帝閉玉門關得失何如
光武長策

林之奇曰武帝從事四夷以糜費中國不獨其征伐為然也如東夷歲王等降而燕齊之間為之騷動匈奴渾邪王降而府庫為之一空夫王者之於夷狄不誘其來不追其往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吾民可以無事苟其來則誘之去則追之則是中國之擾無時而已也然則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豈不為長策乎

鑑休屠王太子日磾音密没人官輸黃門養馬久之日磾牽馬過

殿下容貌甚嚴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

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愈厚

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綱辛酉三年秋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廩以賑猶不足又

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又徙貧民關西朔方新秦中始皇得匈奴河南地

甚好築城郭徙民居之故曰新秦中七十餘萬口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

分護救視也費以億計

綱上將討昆明今雲南道以昆明有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以水倒流故曰顛方三百里

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

買復除其賦役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

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訂義池在西

上林苑中漢武帝欲伐昆明穿此池以習水戰中有豫章臺刻石為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旁有二石人象牽牛織女立

于河東西養魚以給諸侯祭祀

鑑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在陝司行都司沙州界內次撰述以為歌太乙之歌也

訂義初南陽新野人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于郡界數於此水

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既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

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其歌曰太乙貢兮天馬下露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蹠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

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官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

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

王者作樂以化兆民

漢得神馬渥洼水中得馬次以為歌

邪上默然不悅

綱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矣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才猶有用之器

鑑壬戌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苦貢反而富商大賈冶鑄

煮鹽財或索古累字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三人言利

事析秋毫矣百物毫芒至秋皆細今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言利事纖悉皆能分析也公卿又請筭及民車船

三人言利析秋毫

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衣食生民之命

陳季雅曰自古為國將厚歛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為先所以然者蓋衣食生民之命賦歛繁多怨讟將興物論將騰若非峻法以鉗天下之口使之俛首喪氣於下則法無緣可行武帝之興外事四夷內興功役財用不繼始取文景賦歛之法一切變易增加初來未理會財賦只於刑法上加工招進張湯杜周之屬為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廢格沮誹之獄上自公卿大臣下自百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議而後桑弘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策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弘羊孔僅作傳却於張湯傳見之不於刑法志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則其意可知矣

太史公識得此意

下式助邊

綱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

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

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

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

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

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

如此而匈奴可滅卜式長者

尊顯卜式以風百姓

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擢為齊太傅

卜式沽名

宋濂曰啓寡之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諫而止也卜式懷奸慕寵而為輸財之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桀為虐者乎輸財而不顧官求其餌之易入也驟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官尊身顯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卜式特擅寵

陳埴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人之所難為而特擅寵眷矣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但能以家財盡讓其弟弟貧而復分給之則

行卜式孝友之

孝友之行君子不可以不錄也

也輕留今天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

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

李廣數奇

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為廣老數也奇不偶母今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度幕發

李廣後臂善射

輕騎夜追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也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家無餘財後臂善射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

霍去病封狼居胥

百姓皆為垂涕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在鞬鞞禪於姑衍山名在匈奴中登臨瀚海在匈奴

州柳陳城東地皆沙磧斬七萬級兩軍出塞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

任安不背衛青
去病不學孫吳兵法

去病穿域蹋鞠

兩人志操如此

幕南無王庭

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是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背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主膳食之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訂義穿地為營域以革為園囊中實以毛蹴蹋為戲即今之打球也事多此類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窮廬前地為庭朔方以西至今音零居今金縣屬臨洮府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比然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袁黃曰武帝以李廣年老數奇不許獨當匈奴世人遂以廣之不侯歸于數奇而為之扼腕噫嘻非才之難所以自用其才者實難故有慷慨不群之志而又有持重鎮定之操有振蕩不羈之才而又有堅忍不拔之節然後大功可建大業可辨而稱一代名臣宗功不然徒憑其泛駕跡弛之勇逞其昂聳馳驟之氣鳴劍抵掌馳志伊吾則不惟事業無成而身且不保矣烏得為奇數

綱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群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蘇軾曰漢制博士秩六百石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所甚難而人主所欲聞故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作色憑怒致之於寇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狄山愚忠

乳虎

義縱以鷹擊為治

綱先是甯成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府名屬河南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禮至

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徙定襄今定襄縣屬太原府

太守一日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

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汲黯坐法

免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始為廣平府名屬北直隸都尉擇郡中豪為

爪牙使督盜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河內今為縣屬懷慶府太守捕郡中

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

十餘里郡中母無通聲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加一月

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上以為能擢為中尉

鑑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歲餘其方益衰神

不至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益展一月足吾事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汲黯願出入禁闈

鑑癸亥五年上召拜汲黯為淮陽今陳州屬開封府太守黯曰臣嘗有大

馬之心思報效也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

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居淮陽十載而卒

胡寅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事豈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疵有損益多矣

劉曰黯曰淮陽之命帝願之出入禁闈黯願之黯不願帝之願而帝亦不願黯之願矣然則帝何願哉曲學阿世吾願弘滑稽相應吾願朔為我闢幕南則願青去病為我開利孔則願弘羊僅以此二三大臣出入禁闈何所不當吾心何所不快吾欲而必

屑屑一慙直伉厲之黯哉淮陽之命即黯不願不可得矣昔郭之亡君子譏其善善而不能用漢武嘉仲舒天人三策而以相

江都于汲黯知其為古社稷臣而以卧淮陽其顛倒如此宜其蠹國殃民而談者以為亡秦之續也噫君臣相遇之難自古記

之矣

綱黯既辭行過太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

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也抵當

鑑甲子六年冬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張湯與異有郤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也則例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知人之道自聽言始

胡寅曰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監謗秦禁偶語其後有妖言令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庶幾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可乎嗚呼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庶人義士曰爾欲為穿窬盜賊

凡所描者無不可殺矣立法如此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鳴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

張湯為更摩足

綱丙寅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曾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更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臧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也貯畜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

張湯佯驚

謝又佯驚曰固宜有威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

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

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

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

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張湯顯榮七葉
餘慶餘殃

安世保輔漢室

司馬光曰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即噫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饗餐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者耶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鷹雖剛復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御族遂亡然則鷹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鷹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攸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有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張湯雖險詖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宜矣又何異焉

胡寅曰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

愚謂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少遼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

鑑春二月起柏梁臺作承露盤訂義臺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未央宮闕內漢武帝所建

以香柏為梁故名盤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建章宮內神明臺上有銅仙人銅手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清露高二

十丈以銅為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生宮室之

修自此日盛

鑑渾邪王既降漢自塩澤在火州之土魯番西南張騫通西域度

澤伏流千里至其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厚幣

招烏孫西域國各在大宛東北其以斷匈奴右臂既連烏孫自其

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天子以為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

大宛大夏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綱丁卯三年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所忠人姓名也言世家子弟富人

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根帶也送引徒先至之人也徒令之相引

似若得其根本則枝葉自窮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綱戊辰四年方士欒大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

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師

非有求人自求之陛下必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

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尚奉衛長公

主不敢斥言娶故曰奉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

方能神僊矣後竟坐誣罔要斬

李廣將畧出衛霍之右漢廷無與為比

胡寅曰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功伐既高將畧又出衛霍之右曾不得苴茅之賞而欒大佩六印汲黯忠直愛君漢庭無與為比守節棄逐願為中郎將出入禁闈竟不可得而公孫卿為大中大夫武帝距秦始皇纒數十年見其覆車而躬蹈前轍鄉者慕

用儒術之志益以荒矣故資稟過人而有所惑者未易可辭此乃學之不明身之不修之罪可不戒哉

陳謙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開其貪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淫也則以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游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諂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誣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誇也則以祥瑞試數者雜集以幸其一中一說之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闢碁中公孫卿以仙迹中朱崖之建瓊瑁中之也詳柯越嵩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慾之為累哉

綱以兒寬為左內史初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史府中皆稱其廉

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為少

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是時吏治皆以慘刻

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推情與

下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試也殿丁練反上功曰殿當免民間當免

府中稱其廉平

兒寬務得人

牛車擔負不絕
兒寬課最

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屬也。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綱以方士公孫卿為郎。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後，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在河南偃師縣西北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

龍垂胡頷垂皮頰頰下迎黃帝。帝騎龍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

綱已巳五年冬十月，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之。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

與齊習舡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秋祭也。酌直收反。正月乃熟名曰酌。以獻宗廟。祭宗廟，列侯以令律也獻金助祭。少府省視也金。金有輕

及色惡者，上皆令刻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

卜式願死南越

酌金輕下獄自殺。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時國家多事，祭弘羊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九卿更進用事

戴溪曰：丞相九卿皆天子大臣所當朝夕論議相與出治者也。然丞相於百官無所不統，國有大事九卿入而言，諸天子退而謀諸宰相，然後事權歸一。天子仰成百官，承命九卿，贊宰相以他日宰相也。豈為宰相可盡信而為九卿特不可盡信耶？蓋重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九卿更進用事事各行其志，以與宰相爭權，則朝廷紛紛何時定乎？

宰相輔天子以出治九卿他日宰相

鑑庚午六年南越平，以其地為南海、珠厓等九郡。南海今廣州府蒼梧今廣西梧州府鬱林今潯州桂平縣合浦今屬廉州府交趾今安南國九真今為外國日南今倭國珠厓今瓊州府儋耳今瓊州府儋州遂

平南夷，以其地為牂牁郡。今四川播州宣慰司

鑑帝如緱氏，觀大人跡。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縣名故址在河南偃師縣南

人 僂者非有求

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僂者非有求人在。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卜式不習文章

粗也。凡病之器曰苦窳。惡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舡有弄商者，少物貴，上由

是不悅卜式。後以下式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

卜式兩端中上意

卜式天下之公議

胡寅曰：卜式請輸財助邊，又願與習舟者奮擊南越。天子賢之，未幾轉為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為三公，其取償於上者，直什百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桑弘羊，希世逸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益鐵病民，筭舡病商，坐市列肆，取利，縣官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式獨能言之乎？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買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班固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歲，海內乂安。

版築飯牛之朋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功業制度後世莫及

府庫充實而四夷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歎。

鑑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

上感其言，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對曰：封泰山禪梁父。音南泰山下小山昭姓。昭顯其姓氏也考瑞。瑞也，考核其瑞也。

帝王之盛節也。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祀於天地神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

玉振之。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

天子建中和之極

封禪帝王盛節也

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

采儒術以文之。

鑑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

未輯睦朕將巡邊陲釋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

焉乃行自雲陽地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北歷上郡西河今山西汾州府五原郡名故城

漢武登單于臺

在延安府神木縣北登單于臺在山西大同府城西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

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天子自將待邊

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

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讐章葉反終不敢出上乃還

李京曰天子所重者德政所輕者武功所亟者高者在廟堂之上而其所脫畧者在邊境之間武帝宅縣宇凡幾年所願奢欲大南越東甌西南夷俱已伏辜獨單于未易稽顙乃不自愛且重而自將欲與之角角而勝猶為不武角而不勝且基無涯之禍帝何慮不及此哉黃屋遠雜於殿陛翠華遙臨於邊陲得無挾隋侯之珠彈藩籬之鷄脯鉅熊之掌餌尺澤之鯢乎甚哉武帝之闇也噫位槐棘者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何人亦焉用彼相矣訂義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

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為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共謀

鑑東越王餘善反漢兵擊之東越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鑑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在河南登封縣高高山太室高高山之東峰也從官

在山下聞若有言嵩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

祠八神一天王祠大齊二地主祠泰山梁父三兵主祠蚩尤四陰八四時主祠瑯琊公孫卿見大人迹甚大群臣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

上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書有白雲

出封中封用五色土白雲出其中此乃瑞也天子還群臣上壽頌功德天子既已封

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在登州府飛仙遊息之所諸神若將可得於是

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

臣嘗聞蓬萊

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也。待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也。海上北至碣石。山名在直隸昌黎縣。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即五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焦竑曰武帝聽方士誑罔輕玩萬乘欲駕浮危濤以求安期羨門之侶希希長生卻老之樂噫何其無卓識也吾觀天子位於黃屋紫極金碧之輝煌孰帝赤城玉樓黼黻之文章孰帝霞裾霓裳輅輿之和鳴孰帝霍馭鸞駟王食華腴豈但瑯漿碧藕金石迭奏豈但鈞天雲璈然則帝王之富貴固踴躍乎可樂也蓬萊已在人間何羨方外而求之令輪臺無悔亡秦之續難乎免矣

桑弘羊作平準之法

鑑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以其地所有者轉於所無之地互相灌輸

互相輸送置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並去聲委積轉輸也盡籠天

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

漢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卜式請烹弘羊

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懸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尹起莘曰弘羊一賈人子爾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資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神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司馬公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兩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嗚乎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故愚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為後世法

綱秋有星孛于東井。宿名又孛于三台。六星西近文昌望氣王朔言候獨見

填星。土星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

德星云。明年帝祠五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今萊州府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越人勇

桑弘羊欺武帝之言此言真萬世藥石司馬公之言為萬世法

之見上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至長安立越祠

復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訂義蜚廉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

豹文漢武以銅鑄像置觀上因名飛廉觀桂觀即桂宮俱在長安城中臺在涇陽縣其泉宮內其地

本黃帝以來祭天圓丘處漢武於此築臺以其高上通於天故名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其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

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其泉房中產芝九莖赦

綱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瓠子初河決

瓠子名河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

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群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

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一河東一龍首復舊迹

鑑壬申二年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

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天旱意欲新封

綱秋作明堂於汶山縣名屬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濟南府名屬

公玉帶上明堂圖有殿無壁茅蓋通水上有樓乃令作明堂奉高

汶上如其圖

鑑癸酉二年將軍趙破奴擊車師西域國名因舉兵威以困烏孫

大宛之屬於是酒泉今陝西肅州衛列亭障候城也至玉門關名矣

綱乙亥五年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青凡七出擊匈奴再

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

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

倣此意

陳傅良曰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

薦賢嗟夫魏其武安以厚賓客為天子切齒霍將軍以秉權萌

驂乘之禍其鑒未遠也况青握兵百萬振威沙漠安世身總楚

天旱意乾封

人臣何與招士

霍去病亦倣此意

問衛青不招士張安世不

薦賢得失何如

鑑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制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交徐

之譽其能免乎

青揚荆豫益凉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

鑑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故馬或犇蹏而致千里或可日行千里不可以小疵棄之士或

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被俗譏論也或可與其夫泛也駕之

馬逸氣而不跡士各父跡弛弛廢不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

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鑑丁丑大初元年大中大夫公孫卿壹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

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

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

印文也若不足印文也若不足定官守協音律

尹起莘曰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曆明時始以正月為歲首然後百年之繆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也

漢令州郡察茂材異等
禮樂以夏代為先
百世不易之法
獨此最為有得

鑑漢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天子欲侯寵

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

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司馬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捷之欲徵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綱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溫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為中

尉則心開素習也關中俗豪惡吏皆為用舞弄文法巧請請也

行論無出者行法論罪無得脫也至是坐為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

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

鑑戊寅二年太僕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

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不受印

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始始矣

貳師將軍
武帝不欲負高帝之約
武帝有見於封國

公孫賀不肯拜

公孫賀未有
自善之策

胡寅曰宰相人臣所顧為者也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偶呪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

鑑已卯三年。睢陽今河南睢州侯張昌。坐為太常之祠國除。初高祖封

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

口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

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逮文景世。流民既歸。戶口

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

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纔四人。罔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罔之密也

鑑庚辰四年。貳師西行至死圍。其城死。貴人持王母寡宛王之名頭出

善馬。令漢自擇。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縣名故城在真定府侯。自大宛破

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今陝西行都司瓜州是也西

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俱西域地名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

校尉領護。天子因伐宛之威。欲遂困胡。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

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齊哀公烹

于周紀侯諸之。至襄公滅紀復讐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蓋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故大之。時單于初立。恐漢

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尊老之稱。行猶言也。

因盡歸路充國等。遣使來獻。

鑑辛巳。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建之張勝常惠使匈奴。

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律乃青之從弟子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

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自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

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

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不可脇。白單于。單于乃幽武

於空屋之中。坐無所。積薪欲燒之。單于聞之。心恐。乃解縛。設食。

蘇武嚙雪牧

置大窖江孝反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魚結雪，與旃毛并咽。音燕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丁奚反羝乳乃得歸。者言必無歸日也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聖人不輕許人以仁。班固獨得聖人許仁之意。

丁奉曰：聖人不輕許人以仁，惟稱殷三人而已。班固贊蘇武，特引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則獨得聖人許仁之意而武實克當之矣。

王正堂曰：矜小節者不能成大事，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非以小節之不足，以矜而小恥之不足，以惡也。以其所全者大也。惟其所全者大，故越拘攣之見，去忿恚之心，即負俗累而不顧。世謂蘇子卿赫赫精忠，古今完節，不宜娶胡婦生子為盛德累。噫！此以區區繩墨論于卿也。吾想其心，豈不以窮廬寒楚，天漢遼邈，親故妻行于乳，乳子立安，知不奔捐溝壑，故吾節可完，吾身可歿，而吾先之祀庸可忽？諸以故不恥娶胡庶幾于嗣續之計，儻所謂忠於殉國，孝於嗣先者，非即向令子卿身處異域，頌不勝忿，取以自桎，枯於小廡，曲謹之末，將窮年沒壽，不免為若敖氏之鬼矣。何以全忠孝於無窮哉！

李陵有廣之風

鑑：壬午二年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

司馬遷論李陵之風

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衆。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在鞬鞞國中山有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欄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

在上山四面射，矢如雨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怒，問太史令。歷正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軍士

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酒教孽，麩也。喻釀成其罪。誠可痛

也。且陵提步兵不滿五千，深蹂人久戎馬之地，却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

空拳。丘權反，言矢盡。冒白刃，北首去聲爭死敵。爭致死命於敵也。得人之

李陵古名將
不過

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音僕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言陵之所以不盡死節而降匈奴者，意欲立功以報漢而受其罪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官刑也。丈夫割勢不得生子，如

朽木之
不生實

是非頗謬於
聖人
太史公羞貧
賤
劉揚博極群
書
司馬遷良史
之材
司馬遷巷伯
之倫
武帝御將有
四失

班固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道家忌三世
將

軍降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負畧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山谷間，又抵大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導，不知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士善射，射命中且匈奴圍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萬矢，是五六矢不得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與？世謂陵者，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節，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白樂天善論
李陵

丁奉曰：李陵之降虜，而司馬遷反稱其忠勇，蓋亦黨於陵者也。白樂天之論陵，有曰：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斯則善論陵矣。

鑑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

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群攻城邑，小群掠鄉里，上乃

使范昆、張德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萬餘級，散亡聚

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曰：群盜起，不發覺，發

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王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

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詐為虛文而云無盜賊也。

立君為人群而爭

胡寅曰所謂立君者為人群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已臨以嚴刑如雜草者錢鏐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監不遠在羸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居上而寬如天覆然則民何至於為盜哉

鑑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

渤海今滄州屬河間府聞郡人雋音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竊伏海濱

濱音聞暴公子獲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

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勝之深納其戒

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府名屬山東刺史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

魏郡今臨漳縣屬彰德府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

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雋不疑當時名賢不疑賢行有四丁奉曰史稱雋不疑為郡文學進退以禮其果當時之名賢乎按其賢行有四戒勝之之剛虐一也聽母教以出囚二也辨衛

太子之偽三也霍光欲妻以女而固辭不肯四也班史特與疏廣諸賢同傳可謂良史矣

劉朝箴曰陰德積於吾心吾所獨知而人所不聞者也或以誇示於人或以要福於後皆非矣王賀以繡衣使者巡行逐捕果能除一方之患造萬民之福陰德莫大焉願以不禁奸宄為寬大以縱肆有罪為不苛何也釋已捕之寇而肆其暴陷亡辜之民而茹其痛猶自謂陰德莫後世之榮姓矣人見其諸孫封侯諸女為后遂謂賀之責報於天者有其驗不知子孫之興不在朱輪華轂執珪鼎食惟以忠孝世其家英賢濟其美厥後莽賊篡弒舉族誅夷賀且為不祀之鬼陰德果安在耶噫

鑑癸未三年春二月初權酒酤訂義權音覺酤工護反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官自開置

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

鑑丁亥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婦官音接于言接幸

助之上而居鉤弋宮使仔手反屈如鉤故以名宮任孕也身十四月生上曰聞昔堯

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堯母門人君舉措不可不慎

司馬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也有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皇子弗陵生

堯母門

人君舉措不可不慎

聖王明於修身正家之道

劉行德曰古之聖王明於修身正家之道不溺于枕席燕好之私雖舉動之微罔有不慎不使並后匹嫡以亂天常所以重宗統一民心而辨之於早也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則以為天下耳然未嘗不明正其義使天下後世安其無黨夫豈徇一己之私意使隙可乘而有所窺見從而樹私恩搖大本哉武帝溺愛鉤弋而以堯母名門戾太子危矣故江充之徒得覬其微意之所屬以營傾險後又存母老子幼之戒遂殺其母而立其子嗚呼吾聞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未聞有無母之國也迹其所為豈不悖哉蓋亦不明於春秋之義故耳

江充為水衡都尉

綱以江充為水衡都尉充初為趙敬肅王名彭祖景帝第八子賈夫人所生客得

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充容

貌魁岸雄廉稜如崖岸形被服輕靡與語大悅之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

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充為忠直嘗從上甘

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

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無通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

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尹起莘曰江充以告陰事見用烏有君子而告人陰事者哉其為小人必矣武帝寵而用之使督察貴戚近則其乘勢妄作自無可疑者太子國之儲貳社稷宗祧所繫非貴近比况其家臣有過執而奏之欲以搖動國本可乎他日巫蠱之變尚誰咎焉

綱己丑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

子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

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今臨洮府屬陝西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

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綱庚寅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賀子敬聲為太

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

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

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職救詛側慮反謂

呪之使沮敗也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

綱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水

相屈釐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初上年二十九乃

生戾。郎計反。宣帝時追謚。謚法不悔前過曰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

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

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

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

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

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

大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

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音幡錄囚。覆奏從輕。

也。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故太子譽少。而譖多。黃門蘇

文與小黃門官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常小不平。使

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

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

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女人事無形。以舞降神者。多聚京師。率皆左

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

人。祭祀之。因妬忌。患於避罵。更相告訐。以為呪詛。上無道上。怒所

殺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

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

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崇音粹。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

蠱獄。充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

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

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

在其泉。太子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

謝。幸得無罪。將往其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聽德計。收

捕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盾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

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

卒蘇文亡歸其泉言狀上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

反已成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丞相將三輔近縣兵捕

太子太子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

出太子兵敗南奔覆蓋城門司直田仁部關城門以為太子父子

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任安老

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

為壺關縣名屬潞安府三老茂三老名也失其姓上書曰太子承萬世之業體祖

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銜至尊之命迫

斃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免結而

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

武帝立博望

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然赦之也太子自

度不得脫乃自經死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在西安府城北義取廣博觀望也使

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

傳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

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

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

之不終也

胡寅曰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

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凌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

綱 辛卯三年六月丞相屈釐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

詔族其家。初貳師之出也。屈釐為祖道訂義。黃帝子名釐。祖好遠遊而死于道。為行神

出行者祭之。因饗飲焉。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

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子也。

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貳師出塞破匈奴兵，乘勝追北

至范夫人城。在鞏。軹國中本漢將所築。將亡其妻率眾保完之。會有告丞相夫人呪詛上

及與貳師共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屈釐要斬東

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

鑑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

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

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

召見田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

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

問三老茂田千秋訟太子冤何如

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公獨明其不然

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文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在西安府城西北。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在

鄉縣東北。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今閩鄉縣臺在其西北。言已望天下

聞而悲之。

千秋一言悟主

劉子翬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知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

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訟太子冤，是千秋逆意。武帝有

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史亦言千秋

鑑壬辰四年三月，帝耕于鉅定，還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

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

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罷罷斥遣之。上曰：鴻

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曩時

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千秋敦厚有智

千秋敦厚有智

千秋敦厚有智

千秋敦厚有智

千秋敦厚有智

千秋敦厚有智

歸來望思之臺

歸來望思之臺

歸來望思之臺

歸來望思之臺

歸來望思之臺

歸來望思之臺

歸來望思之臺

歸來望思之臺

歸來望思之臺

歸來望思之臺

歸來望思之臺

而已

千秋封富民侯

綱六月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

又無伐也積功也閱經歷也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

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

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

從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

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

田輪臺欲起亭凝望者隧於深險處開且擾亂天下非所以安民

也朕不忍聞當令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力本農修馬復嘗福

馬復者因養馬以除免徭賦也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

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當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

為代田歲易其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

武帝輪臺之悔

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民皆便之

天下未嘗無士

司馬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關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

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與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胡寅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

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昭映方來使人反覆味之歎慕而興起可謂

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

尹起莘曰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奢慾窮黷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尚猶不能自反

逮至巫蠱難作骨肉誅夷始大悔悟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為殆若二人

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頤治亦何不可

綱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殺鉤弋夫人趙氏初燕王旦自以次第

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魯禮義之鄉。乃置

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

武帝勇於改過

霍光可任大事
漢以周公圖
賜霍光

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是歲鉤弋夫人之
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
少猶與音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
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蓋以光比光
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卒賜死頃之帝問居問左
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
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
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
也

武帝此舉未
盡善

胡寅曰處難處之事非聖人不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
於哀姜是也鉤弋夫人不聞其罪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漢武
為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
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
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惜武
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

聖人防患之
道不若此

尹起莘曰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聖
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

鑑甲午二年春正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忌也死者
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
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
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
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
入禁闈天子所居門闈有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
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
竊識視之郎與僕射皆官名謂郎僕射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
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
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

進止不失尺
寸

武帝奇金日
磾

君相一體相
須

丘濬曰君元首也相臣則君之股肱一體相須者也人君在位
則賴以輔德佐治不幸而主少國疑則賴以寄命託孤此萬世

日磾具言所以

不易之常理也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人君威權已出之時猶之可也一旦彌留之際受遺詔輔少主一切委之武臣而平日所謂丞相者曾不與聞自是以後大司馬大將軍遂執國柄世世不易以至清穆國祚其禍兆於此歟
綱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過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

鑑二月丁卯帝崩于五柞宮離宮也以五柞木為之故名在盤屋縣東南太子即位霍

天下想聞風

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
綱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王子昭平君尚帝女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為之垂涕歎息久之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姊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

此五帝所重

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主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此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

孝武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燦然可述洪業有三代之風詩書所稱何以加世宗統一聖真

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叙傳曰世宗晬晬思弘祖業疇咨載髦俊並作厥作伊阿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薄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末年

孝武能遵先王之道孝武顧托得人

司馬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武帝四事

張枳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始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之

四者相須而維持
四事能保其祚

文帝之才出於理
三代亦未多得

問漢文帝武帝之才同否

武帝托孤甚明

未能遽氓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已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率死於行而不知悟者蓋甚有間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亡之機所繫也然其能率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故耳

瞿錢塘曰才出於理者可以成天下之務才出於氣者可以逞一身之欲文帝之才出於理者也武帝之才出於氣者也文帝以德化民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求之三代亦未多得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若此武帝初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若可以有為也不數年後興土木興甲兵求神仙建封禪縱遊觀征四夷盡其才以供一己之欲極其欲以害天下之民漢之不為亡秦者文帝之德澤在人爾是故文帝之才唯恐其不足武帝之才唯恐其有餘史臣不知其才之為害而猶引詩書以贊之不亦誤乎

尹起莘曰武帝平生謬戾甚多獨晚年托孤一節甚明然光已殫桀三人皆以將軍受遺詔而相臣無預又可以觀世變也

頭可得璽不可得

綱三月葬茂陵秋七月追尊鈞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在涇陽縣西北

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重光也

鑑綱十三卷終

